

第二回 宋秀才因詩酒輕人賈禍

詩曰：

富貴興衰類轉蓬，文人別是一帆風。
從無銀氣熏心上，哪有金夫人眼中。
團捏攏來應作禍，挑峻開去定遭凶。
誰知善惡天施報，不在其初卻在終。

卻說宋古玉見眾朋友爭討詩看，只得從硯台下面取了出來，付與眾人。眾人忙展開一看，只見上寫著：

賦得豔陽天

夏烈冬嚴也占芳，較來明媚讓春光。
日烘花影疑含笑，雲洗天容似靚妝。
形象盡空遍有色，聲聞無臭忽生香。
始知吐到風流氣，自簇東皇錦繡行。

眾人看完，盡皆拍案稱贊道：「好詩！好詩！」李先民道：「古玉兄這首詩，不即不離，又活現，又不露跡，竟將『豔陽』二字，摹寫盡了。文度兄明日之酌，無可辭矣！」

王文度道：「得此佳作，明日之約，小弟情願，這不消再說。但方才賞春快飲，亦已沉酣，不料覽宋兄珠玉，喜其精微，驚其奇特，一驚一喜，沉酣早變為清醒。欲彼此散去，天尚未晚，此時此際，卻將奈何？」

內中有一個朋友范叔良說道：「詩成黃鶴，實難再題；酒盡玉壺，重沽何礙！小弟既杖頭未攜，尚有春衣可典。」

宋古玉笑道：「妻弟既代弟做主人，哪有令諸兄半醉不醉，又解金貂之理。只是諸兄縱槌碎黃鶴，踢翻鸚鵡，而鳳凰台詩亦不可少。」

皮象見眾人已醉，叫撤去酒席，已放下了心了。不期看詩後，忽都酒醒了，又思量重吃。皮象還指望不是宋古玉自家家裡，他怎好代留，不期宋古玉全不避嫌疑，竟一口留下。急得皮象沒法，又推辭不得，只得強作好漢，笑說道：「諸兄怎這等輕看小弟，小弟雖不曾博得一領青衿，然列太學或亦無忝。就是詩酒一途，不敢登壇，也當追陪其下，哪有佳賓滿座，而僅做半截主人之理。諸兄見笑，不獨笑小弟，竟連家姐夫也笑在其中矣。」

眾人聽了，大喜道：「皮兄見責的有理。候潘來，大家多罰幾杯何如。」皮象說了大話，沒奈何，只得又叫人去重新整治出酒餚來，與眾人同吃。這一番大家歡喜，高談闊論，不是文章，就是詞賦，彼此敬服。皮象坐在旁邊，只好陪贊陪笑。天已黑了，尚不肯趣身，只得又點上明燭來。大家復呼盧痛飲，只吃得沉酣醅醅，看見月上花梢，方才各各散去。正是：

玉液金壺誰不飲？必須詩酒飲方尊；
不然李白千盅醉，竟與齊人一樣論。

皮象送了眾人去後，回身進來檢點，費去許多銀錢，甚是懊悔，不該親近這班酸子。因再三吩咐家人道：「以後但是宋姑爺來尋我，便硬硬的一口就回他不在家。倘或撞見了，只推有要緊事，催我起身，萬萬不可容他久坐。」眾家人俱答應了，方才安寢。正是：

好客豪華事，小人安可為，
一時如失算，千古悔難追。

朱古玉乘醉踏月，步回家中，妻子接著問道：「官人今日在哪裡吃得這等醺然？」

宋玉笑說道：「今日去尋王文度、李先民，俱不在家。回來走過妳兄弟門前，不期被他看見了，苦苦扯進去。又邀了王、李與幾個同社朋友，同做詩飲酒，甚是有趣，故直吃到此時方散。著實擾他了。」

皮氏聽了，沉吟道：「這又奇了，我那兄弟，甚是愛小，怎捨得破費酒餚，請你們這班酸子。莫非有甚事故，要尋你？」

宋古玉笑道：「他又不讀書，不做文，有什麼事要尋我？人心也會變，人情也難量，妳不要將妳兄弟看壞了！」夫妻說過，也就罷了。

自此之後，宋古玉偶是閒暇，或便道走過舅子門前，便也進去問聲，問了兩三遍，俱回不在家，也只認做有事出門，並不疑他躲避。

忽一日，宋古玉同著王文度一班朋友，同到城外去尋菊花看。此時已是十月天氣，菊花盡開得爛熳。東村看到西落，看了半晌，酒興發動，因同到一個野店中去沽飲。店中無甚美肴，只吃了五分酒，到有七八分醉意。餘興不已，又相率著滿山滿野去閒遊。忽走到一個破寺前，荒荒涼涼，滿地俱堆的是落葉，大有古意。但不知是何寺名，及進寺去問，卻又沒有一個和尚。忽看見寺旁，有歪豎著的一道碑文在那裡，大家忙上前去看，爭奈年深日久，剝落得模模糊糊，一字也看不出。

宋古玉道：「寺倒幽古，但可惜不知名字。」

李先民笑道：「怎麼不知名字？古人久已題破在此，道是『黃葉前朝寺』。」

王文度與眾人聽了，一齊拍掌說道：「好個『黃葉前朝寺』，正好做今日的詩題。誰先做成，大家沽酒與他補醉何如？」

眾人都道：「有理，有理！」

此時冬天日短，漸有個昏黃之意，便不敢停留，竟一齊奔進城來。將走到皮象門前，宋古玉忽攔住眾人，說道：「我的詩已做成了，諸兄須買酒與小弟一醉。」

范叔良道：「要一醉不難，也須寫出詩來，大家看看如何。」

宋古玉忙抬頭一看，見是丈人門前，便滿心歡喜的說道：「妙妙妙！剛走到妻弟門前，可同進去一併我取筆說出來，寫幾句

看，不怕諸兄不請我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就一齊擁了入去。

看門的家人看見了，早攔著不放道：「我家相公出門去了，還不曾回家。」

宋古玉忙喝道：「有我在，不妨事！」遂一擁走到堂上。眾家人看見了，俱慌做一團。有一個就進去，暗暗的報信；有一個進去，就悄悄的關了園門。

朱古玉看見眾家人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因說道：「你們不須慌。你相公出門，我已知道了。若知他在哪裡，可著人去接，請他回來，說我與眾相公在此等等。」家人沒法，只得虛應了一聲，就走開了。

宋古玉說罷，就要往園中去坐，卻見園門是關的，因說道：「園門既是關的，可進內去討出筆硯來，我要寫詩與眾相公看。」家人沒法，只得進去與皮象說知，取了筆硯與箋紙出來。宋古玉便磨墨揮毫，寫出詩是：

賦得黃葉前朝寺

滿殿安禪淺復深，知他何代到而今，

兩碑病吐可憐色，晴屋枯垂零替陰。

搖落老僧應踏遍，凋傷殘佛共銷沉，

莫悲古廟無生趣，尚有香爐識此心。

宋古玉寫完，送與眾人看道：「鄙陋之詞，不識可謀一醉否？」

眾人看了又看，無不稱贊道：「枯冷之題，寫得有聲有色，真鏤空妙手。莫說一醉，便日日壚頭，也不為過。但此地主人他出，卻無坐守之理。」

玉文度道：「何不不同到小弟齋頭，沽來小飲？」

宋古玉道：「走千家，不如坐一家。此時急急走到吾兄府上，只怕妻弟也回來了。」眾人因又坐下，將詩細看。

一個家人在旁聽了著急，因悄悄走入，去通知皮象道：「眾相公等不得相公回來，到也肯去了。當不得宋姑爺，認了真定要等，卻怎生區處？」

此時，皮象正與一個極相厚的朋友，叫做屠才，躲在小房裡吃桑子酒，聽見說眾人不去，便跌腳道：「這事怎了，除非從後門轉到前門來，方才圓得此謊。」

屠才道：「何必圓謊，彼此不過是郎舅，便明說在家吃醉睡了，卻也無礙。又不屬他管轄，難道定要你出去。」

皮象聽了，想一想道：「這也說得是。」遂吩咐家人：「你可出去，如此如此回復。」

家人得了主人言語，便不管好歹，竟昂昂然走出來說道：「列位相公，不消等了。我家相公實不曾出門，因同屠大爺賞菊花，多吃了幾杯，竟吃得大醉睡了，叫也叫不醒。小的們沒法，只得權說是出門。相公們若要坐等，恐怕誤事，只得實說了，請眾相公且回。若定要見我家相公，改日罷。」

眾人聽了，也甚不快，還不發言語。宋古玉早急得暴跳如雷，因大聲嚷罵道：「該死的蠢才，你既吃醉睡了，就該早些回我，怎叫這些大膽的奴才哄我，說出門去了。這等看越來，我前番走了幾次，都說不在家，盡是謊了。這等可惡！你一個白衣監生，字又不識一個，我來尋你做什麼，只不過看岳丈與你姐姐的親情分上，來抬舉你走走，終不成稀罕你家這兩杯酒吃。前日你家姐姆就知你這俗物是個吝物，再三叫我不往來。我還道是她的過言，誰知你這吝狗，果然如此。你這吝狗，不要錯看了宋古玉，我宋古玉胸藏賢聖，筆走龍蛇，自是科甲中人物。風雲一變，飛黃騰達，特須與事耳。你莫倚著自家有幾個臭錢，道是財主，象你這樣財主，頗頗不在我眼裡。」

眾人先前也有些不喜，今見宋古玉嚷罵的太不像模樣，只得勸解道：「宋兄不要破口，令舅一時醉了，作權詞回客，也是常事，何須動氣。我們的來意。原不是要見令舅，不過借筆硯寫詩。今詩已寫了，若要吃酒，我們哪一日不吃酒，哪一處不可吃酒，何必定要在。快去，快去！不可因此敗了我們詩酒之興。」

宋古玉寫詩時，酒已醒了一半。此時著了氣，嚷幾句，罵幾句，酒轉泛了上來，還嘮嘮叨叨不肯出門。當不得眾朋友勸的勸，解的解，攙的攙，扶的扶，方才和哄著同出門去了。正是：

鑿枘方圓焉得人，乖張琴瑟豈能和？

小人君子如同事，妒忌憎嫌禍自多。

宋古玉被眾朋友和哄著去了，且按下不題。

卻說皮象聽見宋古玉坐在廳上，當著眾朋友面前，大嚷大罵，將他丑都出盡，直氣得連話都說不出來。屠才見了，忙勸道：「皮大爺，這也不消氣得。我看宋古玉雖說話狂妄，卻是一個書呆子，沒有深心。若看親情份上容得他過，就容了他也罷。若畢竟惱他恨他，要處他，卻也不難。」

皮象聽了屠才善言相勸，方回過氣來說道：「屠兄，你不知道宋古玉，雖說是個書呆子，沒有深心，他卻會做文章，又考得起，決然要中。如今還是一個窮秀才，早聲色加入，如此放肆；倘後來連科中了，我這條性命只好葬在他手裡，不得不慮。屠兄，你方才說，要處他不難。我想打他又打他不得，告他又告他不過。屠兄，你這處他之言，不知是真是假？」

屠才道：「我與你是何等交情，怎好說假話。不是我在衙門中走動，誇口說，莫說宋古玉只是一個窮秀才，他就是中了舉人、進士，我姓屠的要處他，也不打緊。但未免要破費些銀錢，只恐怕皮大爺捨不得。」

皮象聽了，便急起來道：「屠兄，你怎樣小看我，我縱無大才，也還是個太學生。雖算不得大財主，也還薄薄有些家私，焉肯受人坐在廳上，數長道短的毀罵。屠兄若有處他之法，我便費幾兩銀子，也說不得。」

原來這屠才是個府堂上的捕役，心術最壞，他與皮象相交，因皮象縣裡交納錢糧，托他照管，卻無什大利。今見皮象動了氣，因暗想道：「這畜鬼，平昔甚是刻薄。若不借此起發他一塊，便是當面錯過。」暗算定了，因答道：「俗話說得好，『容情不舉手，舉手不容情』。大爺須細想想，忍得這口氣，便忍了他；若是畢竟要出這口氣，便須拼著幾兩銀子，下個毒手，處他個盡情，方才妥帖。」

皮象道：「這是為何？」

屠才道：「大爺，你不知道這宋呆，倚著是個有名的秀才，東西咆哮。若有本事，竟一棒將他打殺，到也斷根罷了。倘或他下

倒，打的不痛不癢，他轉過嘴來，就會咬人，不可不防。」

皮象道：「屠兄果是個見家，論得十分有理。但不知這個毒手怎生下起」

屠才道：「若是酗酒撒潑這樣小題目，諒按他不倒。也是大爺的造化，今恰恰有個巧宗兒在此。」

皮象道：「有什巧宗兒？」

屠才道：「我連日奉堂上的牌票，在冷家劫捉了八個大伙強盜，俱已審明成招。只因賊多，必不肯招出窩家來。正在追究之時，何不送他幾兩銀子，叫他將宋呆供作窩家，拿去當堂一口咬定。莫說一個秀才，任是什麼英雄豪傑，也逃不脫三推六問。他若不招，自然要夾打死了；若是熬不過苦刑招了，一個江洋大盜，秋後自然處決。此事神不知鬼不覺，瞎瞎替大爺出這一場惡氣，大爺還要站在旁邊冷眼看他哩，豈不快哉。」

皮象聽了，喜的只是打跌，因叫人又添了一碟鹽豆，一碟芝麻，又燙了一壺熱酒，與屠才快飲。快飲了數杯，因問道：「屠兄，此計妙不可言。但不知如今要與強盜幾兩銀子，他方肯扳。」

屠才道：「大爺也不要十分看輕了，一個人的性命，關係不小。三個強盜頭兒，須每人許他一百兩，方才使他心死，不至後來轉口。」

皮象道：「難道一毫無據，就先與他？」

屠才道：「哪個都先與他？只好每人先與他五十兩，以為定准。待將那人拿了來，成了招，定了罪，下了獄，方才找他，有我做主，料想他們不敢不依。」

皮象見說板宋古玉做強盜，定然自死，十分快活。及想到要拿出三百兩銀子來，卻又一時心痛捨不得。但在氣頭上，說了許多大話，到此改口不得。沒奈何咬著牙，在箱子裡拿了三封一百五十兩銀子來，付與屠才道：「全仗大力維持，必須事妥為妙。事妥之後，當有厚謝。」

屠才接了銀子，縛在腰裡，方又說道：「我與大爺至交，怎麼說起謝來。但請安坐家中，不出十日，定有好消息。」遂起身別去，只因這一去，有分教：

月中玉兔遭擒，日裡金烏被捉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](#) [賽紅絲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